

问道

现代快报独家对话导演姜焯： 我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导演

利索的平头，深蓝色纯棉衬衫搭配灰黑色休闲裤，一双黑色布质板鞋，姜焯就这么简单地来到南京，带着他的电影新作《推拿》，一如既往的低调与平和。虽然被公认为中国内地第六代导演的“先锋”，但姜焯是圈里公认的“低调分子”。这次再回《推拿》的拍摄城市南京，他和现代快报记者笑说关于《推拿》的各种趣事，“我喜欢当导演，真不太喜欢幕前的工作，比如接受你们采访。”他一脸认真地说。

实习生 陆陈媛 现代快报记者 徐悦/文 徐洋/摄



现代快报
读者不好
多看电影!
姜焯

太喜欢《推拿》小说，希望保留原作气质

记者：聊聊您将《推拿》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？

姜焯：其实决定拍《推拿》的时候，原小说我看了以后很快就说行，因为我太喜欢了！其实那时候没有想到很具体的问题……实际上10天以后，我才觉得这个决定有些过分草率了，因为有很多特别具体的问题，怎么来平衡人物，怎么来编织这么多的故事线，而且这是一个关于看不见的故事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更困难的工作。

《推拿》是一部没有男女主角的小说，但对电影来说，没有男女主角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改编也花了很长时间，看上去小说原本所有的内容都在，我希望保留原小说的感觉。

记者：您说您太喜欢《推拿》小说了，《推拿》哪里如此吸引您？

姜焯：毕老师的小说标题是完全没有规律的，没有所谓的正常结构存在，这也是我特别喜欢《推拿》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它就像一个书法作品，或者说是一幅水墨作品、中国画作品，就是下笔之后没有停顿地往下走，但实际上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。

这个感受我试着保留在影片中，一边保留原作的气质，从开头开始，没有最终预设的一个目标，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。

记者：这个电影里有不少画外音、背景独白，这些和盲人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

姜焯：实际上最开始是希望能保留毕老师原作里的一些文字，我觉得那些文字特别漂亮，而且有时候特别打动你。但因为文字与影片会存在转换问题，所以现在取了一个中间的做法，既能保留原作中最重要的文字信息，同时又使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声音方面的叙事。

记者：在这部影片中，您为什么会选择小马作为开始又作为结束？因为小说里面小马是在中间部分……

姜焯：可能开始的时候英力（编剧）就非常喜欢小马的故事，他读完小说就觉得小马这个人物的部分应该再多一点，感觉还不过瘾，这个是他改编时候的一种冲

动。我个人也很喜欢小马，因为小马是很独立的，是能够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人，他不同于其他人物，他的性格是有弹性的。原小说里他的故事是关于欲望的故事，我觉得有很多感受性的记事都体现在小马身上。小马是这个影片最写意的部分，光线、各种表达方式是

记者：《推拿》中您用了一些特别贴近的镜头去拍摄人物，是否因为这种特别贴近和局促的镜头给观众一种近距离的感受？

姜焯：《推拿》是一个“看不见的无视觉”电影，这对于电影来说是特别要命的事情，而这些特写只是解决方案之一。

悦然纸上



被梦见的梦

鲁迅《野草》里有篇文章，开头一句便是“我梦见自己在做梦”，陈奕迅有首叫《红玫瑰》的歌，开头一句是“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”，盗梦空间似的。电影《推拿》里，很多主观镜头如梦似幻，真假难辨，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真实之梦，繁复而精彩。

对于小说《推拿》，毕飞宇认为自己写了一部现实主义作品，而导演姜焯则把它当作象征派来解读。把这两位艺术家的观点掺和一下，便是非典型的“象征现实体”，有点像“梦见自己在做梦”。

盲人和非盲人，谁在隔岸观火，这事真的说不清楚，《推拿》里也没公布答案。请注意，我没用正常人这个字眼，因为搞不懂谁才更应该算作正常人。毕竟在一个盲人天地里，非盲人才是“不正常”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清晰而又盲目的未来和当下，梦与醒，真与幻……看得见的人未必就是明眼人，盲人的话也绝不是瞎说。当然，也有徘徊于两者之间的人——原本看得见后来看不见的，或者原本看不见后来看得见的。请注意，我在这里也没用失明、复明之类字眼，如果那样就等于说“明”才是正常状态。

《推拿》的最后一个镜头，主人公小马面对爱人闭上了眼睛，他不要看见，他在看不见的时候更能够看见，他不能接受这么多年看不见之后又能够看见，甚至看清，这个结尾真的富有意境。

毕飞宇和姜焯都认为，《推拿》是一部关注盲人生活的作品，而不是刻意“关怀”他们生活的作品，“我们不是福利团体、相关机构，尽量真实地呈现他们的生活才是艺术使命。”

但真实是什么呢？是象征的现实，还是梦中的醒？

不如去看看《推拿》，有些问题不必答案。

徐悦

我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导演，对电影很博爱



《推拿》导演姜焯(左)、原著作毕飞宇(右)和现代快报记者合影

记者：您这次在《推拿》中和这些盲人演员合作有何感受？

姜焯：我的感觉是整个这部影片和以前不太一样，真的是获得了很多、学到了很多。通过跟随盲人的生活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完全忽视的一些事情。其实不光是我，演员、摄影师、工作人员都受益匪浅。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或者著名演员，在这个过程中你都得从零开始。

记者：所以私底下工作时您算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导演？

姜焯：我不太发火，因为我认为发火没有任何意义，我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导演(笑)，我还是比较好相处。

但跟我合作长的人他会知道我的严格，所谓“严格”就是电影里这个部分必须要达到什么水准，我就不可能降低执行标准。

记者：您有没有最喜欢的导演，

哪位导演对您影响最深？

姜焯：倒没有什么影响最深的人……

我很博爱，因为我什么片子都看，我倒是没有特别地爱一种类型的电影，喜欢的东西不一样，各种类型都有，看得比较乱。

记者：您对于电影涉猎广泛，那您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

姜焯：电影是很丰富的，最近我看的是周豪的一部电影。

我实际上真不太喜欢幕前的工作，电影是好玩的游戏

记者：您平时会进电影院看电影，还是更多的是在电脑上？

姜焯：我进电影院没机会，但是有时候看看DVD。我做片子的时候看得很少，在电影完成了以后会看一些片子。

记者：有没有自己比较钟爱的一些电影？

姜焯：有时候会看一些老片子，比如说新浪潮的，法国的片子，我还挺喜欢《红白蓝》，还有波兰电影《十诫》。最近看得比较多的是日本的电影，也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日本电影，比如《听说桐岛要退部》，像之前的有《恶人》《告白》。

我觉得日本电影和韩国电影其实从语言方式上更接近亚洲，更接近

中国，更容易对话，没有距离。

记者：除导演身份外，您还有什么其他想尝试的领域？

姜焯：我想和毕老师学习写点东西，已经跟他说过这事儿了……

记者：您生活中有没有比较讨厌的几件事儿？

姜焯：呃……比如说不喜欢做采访，哈哈……开玩笑开玩笑，我实际上真不太喜欢幕前的工作。从导演行业传统来说就是一个幕后行业，所以很多做导演的实际上对幕后都特别“发烧”，就喜欢呆在摄影机后面，因为那有特别大的乐趣。

后来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可能是电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

从哪年开始就都撑不下去了，然后演员导演都必须“坐台”，同时“作者性”也越来越被接受，原来“明星制”的时候，导演就是戴着墨镜永远神秘地呆在后头，但后来整个文化已越来越偏向作者化……

记者：您认为“作者化”是好是坏？

姜焯：“作者化”实际是对整个电影界很大的提升，对整个电影艺术、电影行业是向上推进，它的娱乐方式进入一个和绘画、小说能够对话的一种状况，而非纯粹的娱乐，这是很大的进步，当然这并不排斥电影的娱乐方面，因为电影属性就是多样的，它既有艺术的属性，也有很多商业的属性。

记者：那您拍电影结束以后都有什么娱乐放松的活动呢？

姜焯：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挺好玩的游戏，然后还有好多事儿可以玩儿，比如打乒乓球、跑步、踢球。



姜焯接受现代快报记者和影迷赠送的礼物